

Here & Now

此时此刻

吴亮谈话录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此时此刻

吴亮谈话录

吴亮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时此刻：吴亮谈话录 / 吴亮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 - 7 - 100 - 08701 - 8

I. ① 此… II. ① 吴… III. ① 画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778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此时此刻

吴亮谈话录

吴亮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701 - 8

2012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1/2

定价：45.00元

目录Contents

我等待着一个巅峰时刻（严培明 吴亮）	001
我每时每刻都在工作状态里（周铁海 吴亮）	013
一半是黑暗，一半是光明（柴一茗 吴亮）	025
艺术品可能是世界所有物品的总和（吴山专 英格 吴亮）	043
恢复简单快乐，把艺术当作一个玩（马良 吴亮）	058
很平静很疯狂，画画就像在梦里（何赛邦 吴亮）	072
困难重重，但你必须得做下去（张恩利 吴亮）	090
世界太神秘了，只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李山 吴亮）	106
一个团队比一个个体更加重要（徐震 吴亮）	134
有效期，我的脑袋是空白（杨振中 吴亮）	141
时间是最后的仲裁者（健君 吴亮）	152
走向自己，而不是为了走向世界（孙良 吴亮）	166
作为一个人，他就是他自己的神（张洵 吴亮）	177
高处不胜寒（洪磊 吴亮）	190
我希望有一个梦想（申凡 吴亮）	213
迟早会有这一天（陈丹青 吴亮）	225
中国当代艺术的若干问题（刘晶晶 吴亮）	244
艺术的背后	298
——在民生当代美术馆的一次演讲	

当代艺术：返回非艺术的知识事件	307
也许一切都很天然	320
——在毛焰“意犹未尽”个人画展上的发言	
不要把艺术家放到同一个秩序当中	325
赞美它就是批判它，反之亦然	329
——在“薛松 1988—2011 年回顾展”的发言	
昏暗时刻突然出现的幽灵	332
——关于王澐达作品的一次谈话	
受到影响的特殊性	339
——在“K11 贵阳艺术村城市零件工作室”十人油画作品展的发言	
艺术是一种物与人的关系	343
——在“单体飞行”画展后与艺术家们的谈话	
废墟就是崇高（马原 刘晶晶 吴亮）	352
先锋文学是历史上的一座座坟墓（木叶 吴亮）	376
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一点都不低（梁捷 吴亮）	409
你认为的重要事实对我无足轻重（梁捷 吴亮）	423
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杨庆祥 吴亮）	430
踪迹与涂抹（杨小滨 吴亮）	454
南京，城市的肚子（上官秋清 吴亮）	466
一个人的上海（肖海生 吴亮）	481
上海是座动物园（蚩蚩 吴亮）	494
城市之魂	500
——《环球企业家》专访吴亮	
吴亮说吴亮	503
后记	521

我等待着一个巅峰时刻

严培明 吴亮

(严培明，艺术家，现居巴黎。对话时间：2010年11月19日)

吴亮：培明，早就知道你名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张兰生家，五年前的事了，那天你给了我一本画册，大红色封面，都是大头像，巨大的尺度，一路黑白，一路红色。全是单色油画，当时我还不清楚你为什么用这样一个方式来画画。后来我开始留意你，我们也常见面了。你曾说，如果你要画色彩，就会觉得有好多大师耸立在你面前，你必须要逃，要躲避他们。又有一次，我无意中在一本画册里看到你年轻时的习作，突然想起，三十几年前吧，就七十年代末那会儿，我曾经在一起玩的朋友那边，他们流传几幅水粉画，很小的，像一本书的封面那么大，画的是工厂工人。我看到两幅，一幅是小伙子，一幅是老师傅，边角有署名，“培明”俩字。当时我就想，莫非就是你吧，但我一直没机会问。

严培明：应该就是我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还在中学时候，就喜欢画画，在上海就开始外面混。苏州河四川路桥下面，永远有一些船民，送货的船民，因为在顺路的桥下头，岸边，他们把货就卸在那里，上来煮饭。就是这样，我画了很多那些船民的肖像。

吴亮：他们就做你的模特？

严培明：就是，他们整天在船上，也没事干嘛，一面煮饭，我们

一面上船去跟他们聊天嘛，他们皮肤黑黑的，起先就是这样认识了。

吴亮：现在，你总是叼着一支大雪茄。我看到大雪茄，就会想起格瓦拉，想起那些，那些出身底层，后来成了大腕，老大，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的人，就拿一支大雪茄。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念头，就是说，历史上有过很多著名人物，他们都抽雪茄，雪茄是他们形象的一部分——你把他们画一个系列？

严培明：哦，没有，没有，我从来还没想过，雪茄也是。平时，因为我抽烟抽得太厉害了，雪茄对我可能比较好一点，可以少抽一点，用雪茄来代替香烟嘛。香烟里有很多香料，雪茄它比较纯，它没有另外加上去的香料。

吴亮：两年前，你在罗浮宫做了一个个展，叫《蒙娜丽莎的葬礼》。好像是，继毕加索以后，你是第二个在世的艺术家，还活着，被邀请在罗浮宫做个展。

严培明：我前面一个展览，就是毕加索，中间隔了三十几年。

吴亮：以前有吗？毕加索以前，在世的画家？

严培明：好像没有，没有画家。

吴亮：赵无极呢，被罗浮宫收藏的中国人，还有谁，我想。

严培明：没有，没有，他是被蓬皮杜收藏，不是罗浮宫。

吴亮：那罗浮宫基于什么理由选中了你，你知道吗？

严培明：馆长，正馆长，他特喜欢我的作品，就请我去了。

吴亮：这个权力完全属于馆长？

严培明：是，馆长说了算。

吴亮：并不是罗浮宫有这样一个制度？

严培明：没有，它慢慢地……罗浮宫过去一直是艺术家的天堂。大概近二十年当中，完全变成了一个旅游者的天堂。那个馆长，他想再把艺术家吸引进来，重新把罗浮宫变成艺术家的天堂，而不是只有

旅游者。

吴亮：听说在这个展览中，你把自己画成一个死后的严培明。

严培明：因为以前，你要是作为艺术家的作品想进入罗浮宫的话，一般来讲你得死了之后，里面的艺术家都死掉了嘛，那我就来个装死，就蒙过去了。

吴亮：你是不是觉得，你通过了一幅画，提前进入了这个天堂？

严培明：能在罗浮宫办个展，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一生其中的一个荣幸。下次作品再进去的时候，可能这个艺术家就已经不在世了，就是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为这个展览准备了很久，一年多。

吴亮：多年前，你曾经说过，你说你在期待，等待着一个巅峰时刻，巅峰状态，等待来自世界最高权威的一个认同。是不是罗浮宫的邀请，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标志，让你完成了这样一个对梦想的期待？

严培明：也没有，也没有。

吴亮：那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称之为巅峰呢？

严培明：这个对我来讲是新的起步吧，还不是巅峰。罗浮宫办这个展览，不是我的回顾展，而是，很简单，就是一个想法，一件作品，一个展览。

吴亮：一说起中国当代艺术，说起毛的形象，往往和政治波普联系在一起，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中国背景有关。那时候你已在巴黎多年，和中国没有什么瓜葛了，可是你比国内那些画家画毛更早，你画了很多大幅的毛泽东头像。你没有在本土上做这件事，与这个画毛形象的浪潮无关，所以你就没有被归在政治波普这个范畴里。你好像在哪里说过，你画毛，和那些人画毛不同，你没有把毛作为政治符号；你说在毛身上看到了一种梦想，一种力量。

严培明：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就会有不同的对待艺术的态度。你

想，要是我在法国画老毛，也画得像他们一样政治一样波普的话，那就是怀旧，而我不是怀旧的，完全不是。我1981年去法国的时候，还没人画毛嘛，“文革”以后，大部分艺术家全部避开这样的政治题材，慢慢地，逐渐地，大家比较避开政治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部是政治，到八十年代，大家很讨厌用政治题材去画画嘛。这段时间，把政治题材全部丢掉了，我到法国以后，因为这个国土不同，环境不同，我画的毛，完全是一种，想用他的形象，确立一位艺术家的起点。当时去的时候，那里也没人知道我嘛，可以画毛，通过他的形象来宣传艺术家的身份和主题。

吴亮：那时你不仅画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你还画李小龙，大幅的李小龙，在西方唐人街的华人世界，包括一些西方观众当中，特别是亚裔的或非洲裔的，都知道中国香港有个李小龙，他们很多人也知道毛泽东。我猜想，你在这里，肯定是兼而有之，你不仅是想画毛泽东，也不仅是想画李小龙，你还是想通过画他们来讲你自己吧。

严培明：对，因为当时，你画了老毛，你还要选另外一个中国人。我首选我父亲，我父亲以后，我就选了李小龙，最后我选了自己。当时在我的作品中，出现的中国人比较少。每个选择都有一个很严谨的理由，要问一下，为什么用这样的人物。你想，李小龙，大部分第三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特别是那些非洲国家、南美洲，第三世界家喻户晓。而在西方上层社会，很少有人知道李小龙。

吴亮：你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你解释为什么画你父亲，你说你父亲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他一个人养了你们一家子，他没什么文化，也不懂什么叫艺术，你看到他，心里总是一种感动。你好像还说，把这个作品，这个展览，献给你的父亲，当时你父亲好像还活着。

严培明：没有，在上海展览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

吴亮：对不起，他已经去世了……你这一番话，说得很感人，你

说你父亲是平常的，又是卑鄙的；最老实的，又是伟大的。你用一连串的排比句，来形容你的父亲。

严培明：最伟大的，最穷的，最富裕的，为什么？当一个小孩，在看一个父亲的时候，不同时期，对父亲的看法也不同，不只是对我的父亲，而是很多小孩对父亲的看法。比如说你刚懂事的时候，你永远觉得你父亲很伟大。当你到了少年时代，你要逆反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你的父亲比较卑鄙，或者是别的什么。你成年了，可能你父亲生病了，他老了，没用了，你又会感觉父亲是一个可怜的人。

吴亮：对，你用了“可怜”这个词。

严培明：“可怜”这个词，就是说在人的一生当中，从出生到死亡，他是用什么态度去看他父亲的。我是通过我的父亲，在讲全世界的小孩子对父亲的一种感情。

吴亮：除了你父亲，你还画了很多无名者。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

严培明：对呀。

吴亮：父亲形象，首先是你严培明的父亲，再又隐喻所有人的“父亲形象”。其他形象呢，我前面说过了，你画了好多著名的人，毛泽东、保罗教皇、李小龙，近年还画过奥巴马、麦道夫……啊，还有一些被判终身监禁的，假释出来，你也画过，以及很多黑人，儿童，这些无名无姓的人，你选择这些人物形象，和你早年在四川路桥下给那些船民画画，画肖像，是不是有一种渊源？

严培明：我现在还这样。可能就是小时候底层的生活，与底层的人容易亲密一点，语言沟通起来也没有障碍。比如说那些监狱犯，我在法国画过一些监狱犯，他坐在牢里让我画，他的肖像最后陈列在美术馆里。有这样一个差别，人呢，他还关在那里，有这样一个自由和被剥夺自由之间的差别。

吴亮：听说，你说你不愿意自己的形象，被别人说“很像艺术家”。

严培明：要是当你的形象让人家看了觉得“你像一个艺术家”的话，那一般来讲，就有点问题，“像”艺术家，就不是艺术家嘛！

吴亮：对那个所谓“像艺术家”，你很不以为然。

严培明：每个人他有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表达方法嘛，我表达得比较自然，严培明就是严培明，是不是艺术家，也没有什么。

吴亮：严培明基本就两个形象：一个，叼了一支大雪茄，随意，荡来荡去；另一个，穿个沾满颜颜料的粗布工装裤，在你那个油漆车间一般的工作室里，来回跑来跑去，一个体力劳动者，一个工人，而不是“像工人”。你自己，你更喜欢自己哪一种形象呢，在工作中的状态，还是叼一支雪茄荡来荡去？

严培明：我想，我唯一感到自由和幸福的地方，就是在我的工作室里，这是我的天地，这是我的世界。

吴亮：我看到你另一幅画，很大的骷髅，你肯定画了一大堆，按照你的体力与工作习惯，每一个题材你总会画一批。

严培明：骷髅，对，已画了很久了。

吴亮：看来你对死亡，一直在关注。

严培明：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两个字，谁都逃避不了的，每个人，每个动物，都要面对死亡。我这个人，对死亡的态度，就是说我明白我逃不了，那我就面对死亡。

吴亮：画那么多骷髅，你能解脱了吗？

严培明：也不是想解脱，解脱不了。

吴亮：你就是面对。

严培明：就是面对，就面对这个死亡，就是有一种感觉……

吴亮：非常无奈。

严培明：我不想死，真的不想死，我想好好地活着。

吴亮：我记得你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说，我不怕死，但是我热爱活着。

严培明：最可惜的，就是活不了嘛，对吧。死，逃不了，逃避不了这个死亡。死亡，我想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吧。

吴亮：许多人，不是许多人，应该说正常情况下的人，所有的生命，都会爱惜自己生命，本能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肯定是大多数。假如有人说他已经不想活，那么肯定有他的原因。

严培明：对。

吴亮：你如此热爱生命，你最热爱它哪些方面呢，你活着又是为了能做什么呢，是画画吗？

严培明：我也不是热爱这个生命，就是不想死。死，好像对我来讲是太抽象了，我还没体验过，但我可以想象。当你想象死，想象你临死前的感觉，眼睛一闭，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地球还在转，这个悲惨世界，对我来讲真是一个悲惨世界了……大家可能会哭，周围的，这对我来讲太抽象了，死亡对我来讲是太抽象，但我逃避不了这个现实，我经常画一些这个死亡，死亡的主题。自己再分析一下，再考虑一下，以后死亡的过程。可能，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假想，当然一个艺术家画自己死亡的时候，已经是虚构了，我不可能从棺材里爬出来，再去画一张自画像，不过是一个故事而已。

吴亮：因为绘画，你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很明显地改变了你的生活。这种改变对你的家人有影响吗？我想，你的父母一定为你感到很自豪。

严培明：他们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吧，平时我不声不响，差不多是在十年之前他们知道的吧，平时他们都不知道的。

吴亮：按照一般的想象，普通的家庭，一个劳动者家庭，父母也没有太高的文化，家里面出了一个孩子，一下出了名，挣了很多钱，

有了社会声望，他们可能会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回事。

严培明：我父母，他们从来没有。

吴亮：无动于衷？

严培明：也不是无动于衷……父母对我画画很支持，从小就支持，他们支持的理由，就是你不要出去闯祸，不要出去打架，你待在家里画画嘛，而且，画画的朋友，都比较文雅的嘛。我父母对我画画的这帮朋友全部认识，从小就认识，一帮画画的朋友。想画画的人，第一他不是流氓，第二他也不会出去闯祸。聚在一起吹吹牛，画点画，这个圈子对我父母来讲，就意味不会去坐牢，不会变成流氓，这就够了，他们很满足了，父母没有要求我成名成家，你不要去坐牢，不要变成流氓，他们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吴亮：你曾在你的巴黎第戎小镇，大概有两三千平米的工作室里，有次你搞了一个活动，请了三百多个朋友，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的馆长。后来我看到那次活动的照片，你和一些重要人物，文化名流，你手指总夹个雪茄，和他们在聊天……但在我印象里，你在社交场合比较沉默。有一次在外滩三号，好像是颜磊的展览，我们留下来在顶楼晚餐，我发现你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你在抽雪茄。我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说：没意思。

严培明：我不是一个很积极的人，也不是一个爱交际的人，我对这个艺术，这个态度永远是低调的，就是有点沉默吧。我不主动，该有的就有，不该有的我也就不去寻找了。我永远是一个等待着，等待中的人。当机会有的话，比如说那个罗浮宫，机会来了，我一定会把它抓住。

吴亮：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是等待。我不找你聊天，你也就不和我聊天，大家见面，就笑笑而已；我要想和你聊，你也会很愿意聊。

严培明：对，对。我从来也没有主动找一个媒体，跟人家谈。你要采访我，我很愿意。我认识你也好多年了，每次看到就打个招呼，有机会就喝一杯。我不会自动提出，吴亮你来采访我，或者怎么样，如果用这种方法，我想不是很好。因为你本来想采访我的，现在我一提出，你可能就感到反感，一次两次，你对我就不感兴趣了。我如果不提，等你开口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一个选择了。要是我先开口，我就没选择，对吧？要是你开口的话，那我就可以问问你采访什么内容，该怎么样，我还可以拒绝嘛，主动权就掌握在我手上嘛。可能这一辈子，你也没开过口，我也没开过口，这个机会就永远没有了，无所谓嘛，对吧？我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方式嘛。

吴亮：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样问过你，我不清楚，看了你那么多画，大部分都是画册上面的，你的画都在法国，需要很大的空间存放或展览。当然我能想象它有多大，用想象放大的尺度再想象它具有多大的视觉冲击力。同一个主题，就是生与死；同一种肖像，大人物或小人物，明星或普通人，他们具有标志性。

昨天晚上，为今天的采访作点准备，我开始琢磨你那些画，培明你的画里，那些人物形象多半是大名人，领袖、首脑、明星、杀人犯，也有普通人。其实这些名人就是普通人，普通人则是大名人的前身——李小龙就是，毛也是，奥巴马、保罗都是。有些人很倒霉，失败者多嘛，一个什么过失，错误，走上另外一条道路，是吧，被投入监狱；或默默无闻，渺小，无足轻重，那些船民，你的父亲，包括你当年的伙伴，那些没有名没有姓的人。你画他们，可你对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严培明：这就要看艺术家了，那些没有名的人，通过艺术家的那个画，可能这个人，他的形象永远就会留在世界上了。就像那个凡·高，他画了很多没有什么名气的人，他的医生，邮递员，他的邻

居，或者他的别的什么人，像这些细节，脸是不是像谁，别人不会注意的。你不注意画里的人，那你就注意艺术家的画了。我当初就是想，只有画毛，因为大家都认识毛，他们会注意他的形象。而我画普通人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注意我在画什么，怎么个画法了。

这样就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眼光，分别对待两种不同的画。当你画一个名人，别人会留心去看这个人是谁。但假如你画一个没有名的人，别人就会集中注意力去看你的画面是怎么表现的了。

吴亮：七十年代末，你那两幅在朋友之间流传的肖像水粉画，当年大家限于条件，只能画一些很小的画，就像 32 开的一本书这么大……

严培明：当时的上海居住环境，你想，一家六口人。

吴亮：后来你去了法国，你以后的画变得巨大，它们是突然变得那么大的吗？

严培明：对呀，突然有这个条件了。当你的画室，有几百平方，几千平方的时候，你个人的空间感，永远是随着这个空间演变去演变的。有一天，你有了一个大空间，哦，你会想，我这个空间，怎么填满它呢，我怎么用我的这个新比例去占领它的一个位置。

再说，现在的美术馆，画廊，空间都是很大的嘛，总归要产生一个画与空间之间的比例问题嘛。所以我永远在说，画画就是以空间为主的。

吴亮：我记得你好像说过这样的话，你说假如，那个时候你还很年轻，你说你的理想是做一个为电影院画海报的人，很自由，又可以天天画画。对海报的向往，那种大块面积潜意识，影响到你后来画大画？

严培明：我共有两个理想嘛……当时的上海，要么你考上一个美术学院，毕业以后，就分配到什么出版社啊，好一点就分到油雕院，就这样。对我来讲，能够去电影院画海报，就是最理想的了。不能去

电影院的话，上海马路边上不是有那个小画店嘛，专门用炭精笔画死人的照片的，我想这个工作也可以。人总归是要死的，那我用画帮死人放大照片，这也是一种画画。面对死亡，人死了以后，家里人也比较大方，人刚死，这个热气刚断，悲哀还没断，家属就会把照片放得很大。当时我想，要么去电影院画海报，要么就在马路旁边开个小画店，就画一些死人肖像，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吴亮：这两个理想，是不是都有一点隐喻，你现在的画，都和这两个有关。第一，你的画有点像加大的电影海报。

严培明：对。

吴亮：第二，你画死人。这两个梦想，都被你完成了。

严培明：我把它们集中起来。

吴亮：完成以后，作品还不在电影院，也不在死人肖像店，是在罗浮宫。

严培明：对。

吴亮：你做梦也没想到吧。

严培明：罗浮宫，这个地方你不能想象，你想了也没用。这是一个即便你想了，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你从来不会做这样的梦，你会进罗浮宫。所有进罗浮宫的人，都是死掉的艺术家嘛。当馆长邀请我的时候，那对我来讲，完全是一个机会，别人没有的机会，我得到了。

吴亮：这个展览是在2009年年初吧。

严培明：是，2009年2月。

吴亮：展览多长时间？

严培明：展出了四个多月吧。

吴亮：以后呢，你的目标是什么？哦，对了，你没有目标，你等待。

严培明：就怎么把我一生走完，作为艺术家，天天面对的，就是

自己的一个天地。

吴亮：工作。

严培明：工作，因为你不可能做别的东西嘛。

吴亮：你后天就要回法国了，是不是有一个任务在等着你？

严培明：去准备明年美国的一个展览嘛。

吴亮：你会呈现给这个展览什么？

严培明：呈现，现在还在考虑当中吧。

吴亮：他们只是邀请你，但是画什么，随便你。

严培明：对，我是很自由的。

吴亮：那很舒服。

严培明：对，我每个展览，画什么，都是我自己去定的。

吴亮：仍然会是像电影海报那么大？

严培明：也不必要吧，可能也有一些小的尺寸。

吴亮：你有小尺寸吗？

严培明：不多，很少。

吴亮：好吧，比画电影海报，画死人自由多了。